

深圳市河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

整理制作



中华兵法大典



鹞冠子

鹞冠子

博选第一

王鈇非一世之器者，厚德隆俊也。道凡四稽：一曰天，二曰地，三曰人，四曰命。权人有五至：一曰伯己，二曰什己，三曰若己，四曰厮役，五曰徒隶。所谓天者，物理情者也，所谓地者，常弗去者也，所谓人者，恶死乐生者也，所谓命者，靡不在君者也。君也者，端神明者也，神明者，以人为本者也，人者，以贤圣为本者也，贤圣者，以博选为本者也，博选者，以五至为本者也。故北面而事之，则伯己者至，先趋而后息，先问而后默，则什己者至，人趋己趋，则若己者至，凭几据杖，指麾而使，则厮役者至，乐嗟苦咄，则徒隶之人至矣。故帝者与师处，王者与友处，亡主与徒处。故德万人者谓之隼，德千人者谓之豪，德百人者谓之英。德音者，所谓声也，未闻音出而响过其声者也。贵者有知，富者有财，贫者有身。信符不合，事举不成。不死不生，不断不成。计功而偿，权德而言，王鈇在此，孰能使营。

着希第二

道有稽，德有据。人主不闻要，故端与运尧，而无以见也。道与德馆，而无以命也，义不当格，而无以更也。若是置之，虽安非定也。端倚有位，名号弗去。故希人者无悖其情，希世者无缪其宾。文礼之野，与禽兽同则，言语之暴，与蛮夷同谓。夫君子者，易亲而难狎，畏祸而难却，嗜利而不为非，时动而不苟作。体虽安之，而弗敢处，然后礼生；心虽欲之，而弗敢信，然后义生。夫义节欲而治，礼

反情而辨者也，故君子弗径情而行也。夫乱世者，以羸智为造意，以中险为道，以利为情，若不相与同恶，则不能相亲，相与同恶，则有相憎。说者言仁，则以为诬，发于义，则以为夸，平心而直告之，则有弗信。故贤者之于乱世也，绝豫而无由通，异类而无以告，苦乎哉。贤人之潜乱世也，上有随君，下无直辞，君有骄行，民多讳言。故人乖其诚，能士隐其实情，心虽不说，弗敢不誉。事业虽弗善，不敢不力，趋舍虽不合，不敢弗从。故观贤人之于乱世也，其慎勿以为定情也。

夜行第三

天文也，地理也，月刑也，日德也，四时检也，度数节也，阴阳气也。五行也，五政道也，五音调也，五声故也，五味事也，赏罚约也。此皆有验，有所以然者，随而不见其后，迎而不见其首。成功遂事，莫知其状。图弗能载，名弗能举。强为之说曰：苒乎芒乎，中有象乎，芒乎苒乎，中有物乎，窅乎冥乎，中有精乎。致信究情，复反无貌，鬼见，不能为人业。故圣人贵夜行。

天则第四

圣王者，有听微决疑之道，能屏谗，权实，逆淫辞，绝流语，去无用，杜绝朋党之门，嫉妒之人，不得着明，非君子术数之士莫得当前。故邪弗能奸，祸不能中。彼天地之以无极者，以守度量，而不可滥，日不踰辰，月宿其，当名服事，星守弗去，弦望晦朔，终始相巡，踰年累岁，用不纒纒，此天之所柄以临斗者也。中参成位，四气为政，前张后极，左角右钺，九文循理，以省官众，小大毕举。先无怨讎之患，后无毁名败行之咎。故其威上际下交，其泽四被而不鬲。天之不违，以不离一，天若离一，反还为物。不创不作，与天地合德，节玺相信，如月应日。

此圣人之所以宜世也。知足以滑正，略足以恬祸，此危国之不可安，亡国之不可存也。故天道先贵覆者，地道先贵载者，人道先贵事者，酒保先贵食者。待物也，领气时也，生杀法也。循度以断，天之节也。地而守之，分民而部之。寒者得衣，饥者得食，冤者得理，劳者得息，圣人之所期也。夫裁衣而知择其工，裁国而知索其人，此固世之所公哉。同而后可以见天，异而后可以见人，变而后可以见时，化而后可以见道。临利而后可以见信，临财而后可以见仁，临难而后可以见勇，临事而后可以见术数之士。九皇之制，主不虚王，臣不虚贵阶级。尊卑名号，自君吏民，次者无国，历宠历录，副所以付授，与天人参相结连，钩考之具不备故也。下之所遁，上之可蔽，斯其离人情而失天节者也。缓则怠，急则困，见闲则以奇相御，人之情也。举以八极，信焉而弗信，天之则也。差缪之闲，言不可合，平不中律，月望而晨月毁于天，珠蛤羸蚌虚于深渚，上下同离也。未令而知其为，未使而知其往，上不加务而民自尽，此化之期也。使而不往，禁而不止，上下乖谬者，其道不相得也。上统下抚者，远众之愿也，阴阳不接者，其理无从相及也，算不相当者，人不应上也。符节亡此，曷曾可合也，为而无害，成而不败，一人唱而万人和，如体之从心，此政之期也。盖毋锦杠悉动者，其要在一也。未见不得其 而能除其疾也。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实者，法令放而无以臬之谓也。舍此而按之彼者，曷曾可得也。冥言易，而如言难。故父不能得之于子，而君弗能得之于臣。已见天之所以信于物矣，未见人之所信于物也。捐物任势者，天也，捐物任势，故莫能宰而不天。夫物故曲可改人可使。法章物而不自许者，天之道也。以为奉教陈忠之臣，未足恃也。故法者，曲制，官备，主用也。举善不以昏昏，拾过不以冥冥。决此，法之所贵也。若砉磨不用，赐物虽拙，有不效者矣。上下有闲，于是设防知蔽并起。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，重人掉权而弗能止，赏加无功而弗能夺，法废不奉而弗能立。罚行于非其人而弗能绝者，不与其民之故也。夫使百姓释己而以上为心者，教之所期也。八极之举，不能时赞，故可壅塞也。昔者有道之取政，非于耳目也。夫耳之主听，目

之主明。一叶蔽目，不见太山，两豆塞耳，不闻雷霆。道开而否，未之闻也。见遗不掇，非人情也。信情修生，非其天诛，逆夫人缪，不胜任也。为成求得者，事之所期也。为之以民，道之要也。唯民知极，弗之代也。此圣王授业，所以守制也。彼教苦故民行薄，失之本故争于末。人有分于处，处有分于地，地有分于天，天有分于时，时有分于数，数有分于度，度有分于一。天居高而耳卑者，此之谓也。故圣王天时人之地之雅无牧能因无功多。尊君卑臣，非计亲也，任贤使能，非与处也。水火不相入，天之制也。明不能照者，道弗能得也，规不能包者，力弗能挈也。自知慧出，使玉化为环玦者，是政反为滑也。田不因地形，不能成谷，为化不因民，不能成俗。严疾过也，喜怒适也，四者已仞，非师术也。形畜而乱益者，势不相牧也。德与身存亡者，未可以取法也。昔宥世者，未有离天人而能善与国者也。先王之盛名，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。过生于上，罪死于下。浊世之所以为俗也，一人乎，一人乎，命之所极也。

环流第五

有一而有气，有气而有意，有意而有图，有图而有名，有名而有形，有形而有事，有事而有约。约决而时生，时立而物生。故气相加而为时，约相加而为期，期相加而为功，功相加而为得失，得失相加而为吉凶，万物相加而为胜败。莫不发于气，通于道，约于事，正于时，离于名，成于法者也。法之在此者谓之近，其出化彼谓之远。近而至故谓之神，远而反故谓之明。明者在此，其光照彼，其事形此，其功成彼。从此化彼者法也，生法者我也，成法者彼也。生法者，日在而不厌者也。生成在己，谓之圣人。惟圣人究道之情，唯道之法，公政以明。斗柄东指，天下皆春，斗柄南指，天下皆夏，斗柄西指，天下皆秋，斗柄北指，天下皆冬。斗柄运于上，事立于下，斗柄指一方，四塞俱成。此道之用法也。故日月不足以言明，四时

不足以言功。一为之法，以成其业，故莫不道。一之法立，而万物皆来属。法贵如言，言者万物之宗也。是者，法之所与亲也，非者，法之所与离也。是与法亲故强，非与法离故亡，法不如言故乱其宗。故生法者命也，生于法者亦命也。命者自然者也。命之所立，贤不必得，不肖不必失。命者，挈己之文者也。故有一日之命，有一年之命，有一时之命，有终身之命。终身之命，无时成者也，故命无所不在，无所不施，无所不及。时或后而得之命也，既有时有命，引其声合之名，其得时者成命日调，引其声合之名，其失时者精神俱亡命日乖。时命者，唯圣人而后能决之。夫先王之道备然，而世有困君，其失之谓者也。故所谓道者，无已者也，所谓德者，能得人者也。道德之法，万物取业。无形有分，名曰大孰。故东西南北之道踳然，其为分等也。阴阳不同气，然其为和同也；酸咸甘苦之味相反，然其为善均也；五色不同采，然其为好齐也；五声不同均，然其可喜一也。故物无非类者，动静无非气者，是故有人将，得一人气吉，有家将，得一家气吉，有国将，得一国气吉。其将凶者反此。故同之谓一，异之谓道。相胜之谓孰，吉凶之谓成败。贤者万举而一失，不肖者万举而一得，其冀善一也，然则其所以为者不可一也。知一之不可一也，故贵道。空之谓一，无不备之谓道，立之谓气，通之谓类。气之害人者谓之不适，味之害人者谓之毒。夫社不^s，则不成雾。气故相利相害也，类故相成相败也。积往生跂，工以为师，积毒成药，工以为医。美恶相饰，命曰复周，物极则反，命曰环流。

道端第六

天者，万物所以得立也，地者，万物所以得安也。故天定之，地处之，时发之，物受之，圣人象之。夫寒温之变，非一精之所化也，天下之事，非一人之所能独知也，海水广大，非独仰一川之流也。是以明主之治世也，急于求人，弗独为也，与

天与地，建立四维，以辅国政，钩绳相布，衔橛相制，参偶具备，立位乃固，经气有常理，以天地动，逆天时不祥，有崇事，不仕贤，无功必败，出究其道，入穷其变，张军卫外，祸反在内，所备甚远，贼在所爱。是以先王置土也，举贤用能，无阿于世。仁人居左，忠臣居前，义臣居右，圣人居后。左法仁，则春生殖，前法忠，则夏功立，右法义，则秋成熟，后法圣，则冬闭藏。先王用之，高而不坠，安而不亡，此万物之本，天地之门户，道德之益也，此四大夫者，君之所取于外也。君者，天也。天不开门户，使下相害也，进贤受上赏，则下不相蔽，不待事人贤士显不蔽之功，则任事之人莫不尽忠，乡曲慕义，化坐自端，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。本出一人，故谓之天，莫不受命，不可为名，故谓之神。至神之极，见之不忒，凶乖不惑，务正一国。一国之刑，具在于身。以身老世，正以错国，服义行仁，以一王业。夫仁者，君之操也，义者，君之行也，忠者，君之政也，信者，君之教也，圣人者，君之师傅也。君道知人，臣术知事。故临货分财使仁，犯患应难使勇，受言结辞使辩，虑事定计使智，理民处平使谦，宾奏赞见使礼，用民获众使贤，出封越境适绝国使信，制天地御诸侯使圣。夫仁之功，善与不争，下不怨上，辩士之功，释怨解难，智士之功，事至而治，难至而应，忠臣之功，正言直行，矫拂王过，义臣之功，存亡继绝，救弱诛暴，信臣之功，正不易言，贞谦之功，废私立公，礼臣之功，尊君卑臣，贤士之功，敌国惮之，四境不侵，圣人之功，定制于冥冥，求至欲得，言听行从，近亲远附，明达四通，内有挟度，然后有以量人。富者观其所予，足以知仁，贵者观其所举，足以知忠，观其大，长不让少，贵不让贱，足以知礼，达，观其所不行，足以知义，受官任治，观其去就，足以知智，迫之不惧，足以知勇，口利辞巧，足以知辩，使之不隐，足以知信，贫者观其所不取，足以知廉，贱者观其所不为，足以知贤，测深观天，足以知圣。第不失次，理不相舛，近塞远闭，备元变成，明事知分，度数独行，无道之君，任用么么，动即烦浊，有道之君，任用俊雄，动则明白，二者先定素立，白蓼明起，气荣相宰，上合其符，下稽其实。

时君遇人有德，君子至门，不言而信，万民附亲，遇人暴骄，万民离流，上下相疑，复而如环，日夜相桡，谏者弗受，言者危身，无从闻过，故大臣伪而不忠。是以为人君亲其民如子者，弗召自来。故曰：有光卒于美名，不施而责，弗受而求亲，故曰：有殃卒于不祥。夫长者之事其君也，调而和之，士于纯厚，引而化之，天下好之，其道日从，故卒必昌。夫小人之事其君也，务蔽其明，塞其听，乘其威，以灼热人，天下恶之，其崇日凶，故卒必败，祸及族人。此君臣之变，治乱之分，兴坏之关梁，国家之阅也。逆顺利害，由此出生。凡可无学而能者，唯息与食也。故先王传道以相效属也，贤君循成法，后世久长，惰君不从，当世灭亡。

近迭第七

庞子问鹞冠子曰：“圣人之道何先？”鹞冠子曰：“先人。”庞子曰：“人道何先？”鹞冠子曰：“先兵。”庞子曰：“何以舍天而先人乎？”鹞冠子曰：“天高而难知，有福不可请，有祸不可避，法天则戾。地广大深厚，多利而鲜威，法地则辱。时举错代，更无一，法时则贰。三者不可以立化树俗，故圣人弗法。”庞子曰：“阴阳何若？”鹞冠子曰：“神灵威明与天合，勾萌动作与地俱，阴阳寒暑与时至。三者圣人存则治，亡则乱，是故先人富则骄，贵则赢。兵者百岁不一用，然不可一日忘也，是故人道先兵。”庞子曰：“先兵柰何？”鹞冠子曰：“兵者礼义忠信也。”庞子曰：“愿闻兵义。”鹞冠子曰：“失道故敢以贱逆贵，不义故敢以小侵大。”庞子曰：“用之柰何？”鹞冠子曰：“行枉则禁，反正则舍，是故不杀降人，主道所高，莫贵约束，得地失信，圣王弗据，倍言负约，各将有故。”庞子曰：“弟子闻之曰：地大者国实，民众者兵强，兵强者先得意于天下。今以所见合所不见，盖殆不然。今大国之兵，反诎而辞穷，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？”鹞冠子曰：“欲知来者察往，欲知古者察今。择人而用之者王，用人而择之者亡，逆节之

所生，不肖侵贤命曰凌，百姓不敢言命曰胜。今者所问，子慎勿言。夫地大国富，民众兵强，曰足土有余力而不能以先得志于天下者，其君不贤而行骄溢也。不贤则不能无为而不可与致焉，骄则轻敌，轻敌则与所私谋其所不知为，使非其在力欲取胜于非其敌，不计终身之患，乐须臾之说。是故国君被过听之谤丑于天下，而谋臣负滥首之责于敌国。敌国乃责则却，却则说者羞其弱。万贱之直，不能挠一贵之曲。国被伸创，其发则战，战则是使元元之民往死，邪臣之失蒞也。过生于上，罪死于下，讎既外结，诸侯畜其罪则，危覆社稷，世主慑惧寒心，孤立不伐。此人二国之难不解，君立不复悔曩邇过谋徙计易滥首不足盖以累重灭门残疾族。公谢天下以让敌国，不然则战道不绝国，创不息。大乎哉，夫弗知之害，悲乎哉，其祸之所极。此倚贵离道少人自有之咎也。是故师未发轫，而兵可迭也。今大国之君不闻先圣之道而易事，群臣无明佐之大数而有滑正之碎智，反义而行之，逆德以将之，兵拙而辞穷，令不行，禁不止，又奚足怪哉。”庞子曰：“何若滑正之智？”鹞冠子曰：“法度无以？鹞N为摸，圣人按数循法尚有不全，是故人不百其法者，不能为天下主。今无数而自因，无法而自备，循无上圣之检而断于己明，人事虽备，将尚何以复百己之身乎。主知不明，以贵为道，以意为法，牵时诳世，适下蔽上，使事两乖，养非长失，以静为扰，以安为危，百姓家困，人怨祸孰大焉。若此者，北走之日，后知命亡。”庞子曰：“以人事百法柰何？”鹞冠子曰：“苍颉作法，书从甲子，成史李官，苍颉不道，然非苍颉文墨不起，纵法之载于图者，其于以喻心达意扬道之所谓，乃纔居曼之十分一耳。故知百法者桀雄也，若隔无形，将然未有者知万人也。无万人之智者，智不能栖世学之上。”庞子曰：“得奉严教，受业有闲矣，退师谋言，弟子愈恐。”

庞子问鹞冠子曰：“圣与神谋，道与人成，愿闻度神虑成之要柰何。”鹞冠子曰：“天者神也，地者形也，地湿而火生焉，天燥而水生焉。法猛刑严则神湿，神湿则天不生水，音 故声倒则形燥，形燥则地不生火。水火不生，则阴阳无以成气，度量无以成制，五胜无以成孰，万物无以成类。百业俱绝，万生皆困，济济混混，孰知其故。天人同文，地人同理，贤不肖殊能，故上圣不可乱也，下愚不可辩也。阴阳者气之正也，天地者形神之正也，圣人者德之正也，法令者四时之正也。故一义失此，万或乱彼，所失甚少，所败甚众。所谓天者，非是苍苍之气之谓天也，所谓地者，非是膊膊之土之谓地也。所谓天者，言其然物而无胜者也，所谓地者，言其均物而不可乱者也。音者其谋也，声者其事也。音者天之三光也，声者地之五官也。形神调，则生理修。夫生生而倍其本，则德专己知无道，上乱天文，下灭地理，中绝人和，治渐终始，故听而无闻，视而无见，白昼而闇。有义而失谥，失谥而惑，责人所无，必人所不及。相史于既而不尽其爱，相区于成而不索其实。虚名相高，精白为黑，动静组转，神绝复逆，经气不类，形离正名，五气失端，四时不成。过生于上，罪死于下，有世将极，驱驰索祸，开门逃福，贤良为笑，愚者为国，天咎先见，菑害并杂，人孰兆生，孰知其极。见日月者不为明，闻雷霆者不为聪，事至而议者不能使变无生。故善度变者观本，本足则尽，不足则德必薄兵必老，其孰能以褊材为褒德博义者哉。其文巧武果而奸不止者，生于本不足也。故主有二政，臣有二制，臣弗用，主不能使，臣必死，主弗能止，是以圣王独见。故主官以授，长者在内，和者在外。夫长者之为官也，在内则正义，在外则固守，用法则平法人本无害，以端天地，令出一原。散无方化万物者令也，守一道制万物者法也。法也者，守内者也，令也者，出制者也。夫法不败是，令不伤理，故君子得而尊，小人得而谨，胥靡得以全。神备于心，道备于形，人以成则，士以为绳，列时第气，以授当名，故法错而阴阳调，凤凰者，鹞火之禽，阳之精也，骐麟者，元枵之兽，阴之精也，万民者，德之精也，德能致之，其精毕至。”庞子曰：“致之柰何？”鹞冠子

曰：“天地阴阳，取稽于身，故布五正以司五明，十变九道，稽从身始。五音六律，稽从身出，五五二十五，以理天下，六六三十六，以为岁式。气由神生，道由神成。唯圣人能正其音调其声，故其德上反太清，下及泰宁，中及万灵，膏露降，白丹发，醴泉出，朱草生，众祥具，故万口云，帝制神化，景星光润。文则寝天下之兵，武则天下之兵莫能当。远之近，显乎隐，大乎小，众乎少，莫不从微始，故得之所成，不可胜形，失之所败，不可胜名。从是往者，子弗能胜问吾亦弗胜言凡问之要，欲近知而远见，以一度万也。无欲之君不可与举，贤人不用，弗能使国利，此其要也。”

庞子曰：“敢问五正。”鹞冠子曰：“有神化，有官治，有教治，有因治，有事治。”

庞子曰：“愿闻其形。”鹞冠子曰：“神化者于未有，官治者道于本，教治者修诸己，因治者不变俗，事治者矫之于末。”

庞子曰：“愿闻其事。”鹞冠子曰：“神化者，定天地，豫四时，拔阴阳，移寒暑，正流并生，万物无害，万类成全，名尸气皇。官治者，师阴阳，应将然，地宁天澄，众美归焉，名尸神明。教治者，置四时，事功顺道，名尸贤圣。因治者，招贤圣而道心术，敬事生和，名尸后王。事治者，招仁圣而道知焉，苟精牧神，分官成章，教苦利远，法制生焉，法者使去私就公，同知壹 有同由者也，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，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。”

王鈇第九

庞子问鹞冠子曰：“泰上成鸪之道，一族用之万八千岁，有天下兵强，世不可夺，与天地存，久绝无伦，齐殊异之物，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。世莫不言树俗立化，彼独何道之行以至于此？”

鹞冠子曰：“彼成鸪氏天，故莫能增其高尊其灵。”

庞子曰：“何谓天，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灵？”

鹞冠子曰：“天者诚其日德也，日诚出诚入，南北有极，故莫弗以为法则。天者信其月刑也，月信死信生，终则有始，故莫弗以为政。天者明星其稽也，列星不乱，各以序行，故小大莫弗以章。天

者因时其则也，四时当名代而不干，故莫弗以为必然。天者一法其同也，前后左右，古今自如，故莫弗以为常。天诚信明因一，不为众父。易一故莫能与争先，易一非一故不可尊增，成鸠得一，故莫不仰制焉。庞子曰：“愿闻其制。”鹞冠子曰：“成鸠之制，与神明体正，神明者，下究而上际，克畜万物而不可馱者也，周泊遍照，反与天地总，故能为天下计，明于蚤识逢白，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。”庞子曰：“愿闻其稽。”鹞冠子曰：“置下不安，上不可以载，累其足也，其最高而不植局者，未之有也。辩于人情究物之理，称于天地，废置不殆，审于山川而运动举错有检，生物无害，为之父母，无所躡蹠，仁于取予，备于教道，要于言语，信于约束，已诺不专，喜怒不增，其兵不武，树以为俗，其化出此。”庞子曰：“愿闻其人情物理所以畜万物与天地总与神明体正之道。”鹞冠子曰：“成鸠氏之道，未有离天曲日术者。天曲者明而易循也，日术者要而易行也。”庞子曰：“愿闻天曲日术。”鹞冠子曰：“其制邑理都使矐习者，五家为伍，伍为之长，十伍为里，里置有司，四里为扁，扁为之长，十扁为乡，乡置师，五乡为县，县有嗇夫治焉，十县为郡，有大夫守焉，命曰官属。郡大夫退修其属县，嗇夫退修其乡，乡师退修其扁，扁长退修其里，里有司退修其伍，伍长退修其家。事相斥正，居处相察，出入相司。父与父言义，子与子言孝。长者言善，少者言敬，旦夕相熏芻，以此慈孝之务。若有所移徙去就，家与家相受，人与人相付，亡人奸物，无所穿窬，此其人情物理也。伍人有勿故不奉上令有余不足居处之状，而不辄以告里有司，谓之乱家，其罪伍长以同。里中有不敬长慈少，出等异众，不听父兄之教，有所受闻，不悉以告扁长，谓之乱里，其罪有司而贰其家。扁不以时循行教诲，受闻不悉以告乡师，谓之乱扁，其罪扁长而贰其家。乡不以时循行教诲，受闻不悉以告县嗇夫，谓之乱乡，其罪乡师而贰其家。县嗇夫不以时循行教诲，受闻不悉以告郡，善者不显，命曰蔽明，见恶而隐，命曰下比，谓之乱县，其诛嗇夫无赦。郡大夫不以循行教诲，受闻虽实，有所遗脱，不悉以教柱国，谓之乱郡，其诛郡大夫无赦。柱国不政，使下情不上闻，

上情不下究，谓之絳政，其诛柱国灭门残疾。令尹不宜时合地害百姓者，谓之乱天下，其轸令尹以。此其所以畜物也。天用四时，地用五行，天子执一以居中央，调以五音，正以六律，纪以度数，宰以刑德。从本至末，第以甲乙。天始于元，地始于朔，四时始于历。故家里用提，扁长用旬，乡师用节，县嗇夫用月，郡大夫用气分所至，柱国用六律。里五日报扁，扁十日报乡，乡十五日报县，县三十日报郡，郡四十五日报柱国，柱国六十日以闻天子，天子七十二日遣使，勉有功罚不如此所以与天地总。下情六十日一上闻，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，此天曲日术也。故不肖者不失其贱，而贤者不失其明，上享其福祿而百事理行，畔者不利，故莫能挠其强，是以能治满而不溢，缩大而不芒，天子中正，使者敢易言尊益区域，使利遁下蔽上，其刑斩笞无赦，诸吏教苦德薄，侵暴百姓，辄罢，毋使污官乱治，不奉令犯法，其罪加民，利而不取利，运而不取次，故四方从之，唯恐后至。是以运天而维张，地广而德章，天下安乐，设年予昌属各以一时典最上贤不如令尹，令尹以闻，壹再削职，三则不赦，治不踰官，使史李不误，公市为平，生者不喜，死者不怨，人得所欲，国无变故，着赏有功，德及三世，父伏其辜，不得创谥，事从一二，终古不勃。彼计为善于乡，不如为善于里，为善于里，不如为善于家。是以为善者可得举，为恶者可得诛。莫敢道一旦之善，皆以终身为期，素无失次，故化立而世无邪，化立俗成，少则同侪，长则同友，游敖同品，祭祀同福，死生同爰，祸灾同忧，居处同乐，行作同和，吊贺同杂，哭泣同哀。驩欣足以相助，谏足以相止，安平相驯，军旅相保，夜战则足以相信，昼战则足以相配，入以禁暴，出正无道，是以其兵能横行诛伐而莫之敢御。故其刑设而不用，不争而权重，车甲不陈而天下无敌矣。失道则贱敢逆贵，不义则小敢侵大。成鸠既见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本灭德之则，故为之不朽之国定位牢祭，使鬼神亶曰，增规不圆，益矩不方。夫以效未传之子孙，唯此可持，唯此可将，将者养吉，释者不祥，墀以全牺，正以斋明，四时享之，祀以家王，以为神享，礼灵之符，藏之宗庙，以玺正诸。故其后世之保教也全，耳目不

营，用心不分，不见异物，而迁捐私去毒，钩于内哲，固于所守，更始逾新，上元为纪，其承嘉惠相高不改亶昭穆，具招士先结之，后入弗解，此知极之至也。”庞子曰：“愿闻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。”鹞冠子曰：“成鸠所谓得王鈇之传者也。”庞子曰：“何谓王鈇？”鹞冠子曰：“王鈇者，非一世之器也。以死遂生，从中制外之教也。后世成至孙一灵羽理符日循，功弗敢败，奉业究制，执正守内，拙弗敢废，楼与旱，以新续故，四时执效，应辄不骏，后得入庙，惑爽不嗣谓之焚，祖命冒世，礼嗣弗引，奉常弗内，灵不食祀，家王不举祭，天将降咎，皇神不享，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。故主无异意，民心不徙，与天合则，万年一范，则近者亲其善，远者慕其德而无已。是以其教不猷，其用不弊。故能畴合四海以为一家，而夷貉万国皆以时朝服致绩，而莫敢效增免，闻者传译，来归其义，莫能易其俗移其教。故共威立而不犯，流远而不废，此素皇内帝之法。成鸠之所枋以超等世世不可夺者也，功日益月长，故能与天地存久，此所以与神明体正之术也，不待士史苍颉作书，故后世莫能云其咎。未闻不与道德究而能以为善者也。”庞子曰：“如是古今之道同邪？”鹞冠子曰：“古者亦我而使之久，众者亦我而使之众耳，何比异哉。彼类善则万世不忘，道恶则祸及其身，尚奚怪焉。”庞子曰：“以今之事观古之道，舟车相通，衣服同采，言语相知，画地守之，不能相犯，殊君异长，不能相使，逆言过耳，兵甲相季，百父母子旦未易领，方若所言未有离中国之正也。邱第之业，域不出着，居不连垓，而曰成鸠氏，周阖四海为一家，夷貉万国莫不来朝，其果情乎？”鹞冠子曰：“虎狼杀人，乌苍从上，螾蛾从下聚之。六者异类，然同时俱至者何也，所欲同也。由是观之，有人之名，则同人之情耳何，故不可乎。天度数之而行，在一不少，在万不众，同如林木，积如仓粟，斗石以陈，升委无失也。列地分民，亦尚一也耳，百父母子，何能增减，殊君异长，又何出入，若能正一，万国同极，德至四海，又奚足阖也。”庞子曰：“果必信然，阴阳消散，三百六十日，各反其故，天地局局，奚足以疑。圣人高大，内揣深浅远近之理，使鬼神一失，

不复息矣，与天地相蔽，至今尚在，以钲面达行。宜乎哉，成鸠之万八千岁也，得此道者何辩谁氏，所用之国而天下利耳。

泰鸿第十

泰一者，执大同之制，调泰鸿之气，正神明之位者也。故九皇受傅，以索其然之所生，傅谓之得天之解，傅谓之得天地之所始，傅谓之道，得道之常，傅谓之圣人，圣人之道与神明相得，故曰道德，紆I穷初，得齐之所出，九皇殊制，而政莫不效焉，故曰泰一。泰皇问泰一曰：“天地人事三者孰急？”泰一曰：“爱精养神内端者，所以希天，天也者，神明之所根也，醇化四时，陶埏无形，刻镂未萌，离文将然者也，地者，承天之演备载以宁者也。吾将告汝神明之极，天地人事三者复一也，立置臣义，所谓四则，散以八风，揆以六合，事以四时，写以八极，照以三光，牧以刑德，调以五音，正以六律，分以度数，表以五色，改以二气，致以南北，齐以晦望，受以明历，日信出信入，南北有极，度之稽也，月信死信生，进退有常，数之稽也，列星不乱其行，代而不干，位之稽也，天明三以定一，则万物莫不至矣。三时生长，一时煞刑，四时而定天地尽矣。夫物之始也倾倾，至其有也录录，至其成形端端王王，勿损勿益，幼少随足，以从师俗，毋易天生，毋散天朴，自若则清，动之则浊。神圣践承翼之位，以与神皇合德，按图正端，以至无极，两治四致，闲以止息，归时离气，以成万业，一来一往，视衡仰，五官六府，分之有道，无钩无绳，浑沌不分，大象不成，事无经法，精神相薄，乃伤百族，偷气相时，后功可立，先定其利，待物自至，素次以法，物至辄合。法者，天地之正器也，用法不正，元德不成，上圣者，与天地接，结六连而不解者也。是故有道南面执政以卫神明，左右前后静侍中央，开原流洋，精微往来，倾倾绳绳，内持以维，外纽以纲，行以理执，纪以终始，同一殊职，立为明官，五范四时，各以类相从，昧元生色，音声

相衡。东方者，万物立止焉，故调以征，南方者，万物华羽焉，故调以羽，西方者，万物成章焉，故调以商，北方者，万物录臧焉，故调以角，中央者，太一之位，百神仰制焉，故调以宫，道以为先。举载神明，华天上扬。本出黄钟所始为东方，万物唯隆，以木华物，天下尽木也，使居东方主春，以火照物，天下尽火也，使居南方主夏，以金割物天下尽金也，使居西方主秋，以水沉物，天下尽水也，使居北方主冬，上为大都，天下尽土也，使居中央守地，天下尽人也。以天子为正，调其气，和其味，听其声，正其形，迭往观今，故业可循也。首尾易面，地理离经，夺爱令乱，上灭天文，理不可知，神明失从。文理者，相明者也，色味者，相度者也，藻华者，相成者也。众者我而众之，故可以一范请也。顺爱之政，殊类相通，逆爱之政，同类相亡。故圣人立天为父，建地为母，范者非务使云必同知一期以使一人也。汜错之天地之闲而人人被其和。和也者，无形而有味者也。同和者仁也，兼容者义也，仁义者，所乐同名也，能同所乐，无形内政，故圣知神方调于无形，而物莫不从天受藻华，以为神明之根者也，地受时以为万物原者也。神圣详理，恶离制命之柄，敛散华精，以慰地责天者也，调味章色，正声以定，天地人事三者毕此矣。”